

4-6

絕響：從《月光光》兒童詩誌創刊到 《臺灣兒童文學》季刊停刊

邱各容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台灣兒童文學

第五十八號



·《臺灣兒童文學》季刊。

2009年3月底，接到林鍾隆老師的遺孀李玟臻女士寄來的《臺灣兒童文學》季刊第58號。在44頁〈完結篇感言〉中，李女士提到：「這一期的《臺灣兒童文學》，我已決定做完結篇。感謝諸位賢達，多年來的支持，本年度捐款的同仁，等書出版後會贈送給您，報答您。……我們最珍惜的是這份薄薄的刊物……。」

猶記去年11月8日假桃園縣政府文化局舉辦的「用故事說再見紀念林鍾隆作品討論會」上，李女士還當眾表示《臺灣兒童文學》季刊會持續出刊，此話猶言在耳，不過，卻在時隔五個月後，《臺灣兒童文學》季刊畢竟還是走上停刊的歸宿。

一份個人色彩濃厚的兒童文學雜誌，緊隨著創辦人的過世而成了絕響。隨著林鍾隆的辭世，本來已經凋零的臺灣兒童文學雜誌，就只剩下《滿天星兒童文學雜誌》以及《兒童文學家季刊》兩份而已。

本文試從《月光光》兒童詩誌的創刊到《臺灣兒童文學季刊》的停刊，探討這兩份兒童文學刊物在臺灣兒童文學發展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定位；以及這兩份刊物在境外交流方面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

◆ 《月光光》兒童詩誌的崛起

七〇年代的臺灣兒童文學，就兒童詩領域而言，從1971年10月《笠》詩刊推出兒童詩專欄「兒童詩園」以降，歷經《國語日報》「兒童文學週刊」於1972年10月15日第29期刊載「徵求兒童詩」的消息，以及黃基博《怎樣指導兒童寫詩》（1972年10月）、林鍾隆《兒童詩研究》（1977年1月）等兒童詩論著的出版，還有關於翻譯或編選或創作的兒童詩集也跟著掀起熱潮。

但是，在這一股推廣兒童詩的熱潮中，唯獨缺少一份專屬的兒童詩專刊。林鍾隆在臺灣兒童文學界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前輩作家，他為要使臺灣的兒童文學界更為繁榮、熱鬧、美麗，遂



結合志同道合的兒童文學園丁，於1977年4月創辦《月光光》兒童詩刊，該刊以家喻戶曉的兒歌「月光光」為名，一則希望打破「詩，只有詩人才懂」的觀念；再則希望一般人也來看詩、讀詩、欣賞詩。

雖然臺灣的兒童詩在兒童文學發展中是最早起步的（四〇年代末期），但是直到三十年後的七〇年代後期才出現臺灣第一份兒童詩專刊——《月光光》，而林鍾隆就在這個時候扮演推手的角色，他可說是在適當的時候做了一件正確的事。這件事讓林鍾隆和《月光光》雙雙在臺灣兒童文學史上留名。也因為《月光光》的適時出現，使得臺灣兒童詩發展在創作、翻譯、評論、論述、詩刊等要素全數到位，甚至帶動往後校園兒童詩刊的盛行。

林鍾隆經營《月光光》，就像他經營少年小說、童話、兒童詩一樣的堅持，這份同仁刊物，不僅是他個人揮灑的舞臺，也是同仁們共同擁有的舞臺。這份同仁刊物的創刊，也是臺灣兒童詩刊的濫觴。

儘管這份刊物不厚，儘管有人說它比較屬於林鍾隆個人色彩，儘管有人說林鍾隆每期隨興翻譯日本兒童文學界的作品等等，這都無損於林鍾隆對《月光光》的經營與堅持，以及他對促進臺日兒童文學交流的熱誠與期盼。

在《月光光》時期，受過日本教育的林鍾隆擁有語言上的便利，譯介日本兒童文學作家及作品，在作品量的部分不亞於嶺月和曾澄洋。所不同的是林鍾隆翻譯的大都以單篇作品居多，文體也較多，嶺月和曾澄洋翻譯的以整部作品為主，文體以少年小說居多。前者的譯作只在《月光光》發表，沒有在書市流通；後者透過出版、行銷，讀者可在圖書館借閱或書店購買。

林鍾隆在主編《月光光》期間，曾經為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學留下歷史的見證。他將當時日本居臺的文藝工作者宮尾進主編的《童謠傑作選集》中大部分臺灣學童以及少部分日本學童發表在《臺灣日日新報》「子供新聞」的童謠作品譯成中文，發表在他所主編的《月光光》，並更名為《臺灣童謠傑作選》。由於《臺灣童謠傑作選》的刊行，證明日治時期就已經有兒童文學作品的存在，它的存在，也說明了當時童謠運動所造成的學童創作童謠作品的興盛，而且是發表在當時臺灣最大的報社特地為學童設立的兒童版——「子供新聞」。

由於林鍾隆的努力以及《臺灣童謠傑作選》的選譯，讓臺灣兒童文學研究可以上溯到日治時期，我們可以這麼說，林鍾隆以及《月光光》點燃了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的一道曙光，這是很大的貢獻。

林鍾隆所翻譯的《臺灣童謠傑作選》清楚的證明一件事，那就是當時的主編宮尾進超越了民族意識型態的差異性，而在意臺灣學童與日本學童創作童謠的一致性和藝術性。

無獨有偶，向陽也曾將日治時期居臺的日本童謠詩人窗道雄（まどみちお）創作的童謠作

品譯成中文，名為《大象的鼻子長》。無論是林鍾隆翻譯的《臺灣童謠傑作選》或向陽翻譯的《大象的鼻子長》，這兩本譯作共同為日治時期臺灣到底有無兒童文學提供最佳的歷史見證。

1991年3月，《月光光》完成階段性任務後，更名為《臺灣兒童文學》。

◆ 《臺灣兒童文學》季刊的演變

經過14年的努力耕耘，更名後的《臺灣兒童文學》和《月光光》無論就刊期、篇幅、內容三方面而言，具有顯然的不同。首先是刊期拉長為季刊；其次是篇幅增加許多，較具有雜誌的質感；最後是內容除原有的童詩外，還擴及到少年詩、童話、寓言、兒童劇本、民間故事、生活故事、兒童文學評論等。換句話說，《臺灣兒童文學》已經從原來以童詩為主的兒童詩專刊轉換成綜合性的兒童文學刊物。這些都只是雜誌本身外在的改變，而依然不變的是林鍾隆個人的色彩及風格。

在「臺灣兒童文學時期」的林鍾隆，自1991年3月以後到2008年10月辭世為止，17年間，長期扮演臺日兒童文學作家及作品交流的「橋樑角色」，儘管這種交流以譯介日本作家及作品居多，但無礙於實質的交流。林鍾隆這種自發性的作為，此無他，他只是在善盡一個文學家的社會責任，他只是在善用優勢的語文能力，他只是忠於自我的交流意識，積極促進臺灣兒童文學的境外交流，這就是林鍾隆的本質，這就是林鍾隆的精神。而這種本質和精神，就成為他在從事譯介現當代日本兒童文學作家及作品的兩大支柱。

長期譯介日本現當代的兒童文學作家及作品的林鍾隆，僅憑個人一己之力，從事沒有任何奧援的臺日兒童文學民間文化交流，雖然他的努力不被大家所知，他卻樂在其中。雖然他的努力有限，卻贏取日本兒童文學作家的肯定和友誼。雖然他們不了解臺灣兒童文學，卻知道臺灣有個「林鍾隆」，也因此建立起良好的友誼關係，尤其是和兒歌、童謠詩人的交流。基於這樣的認知，遂使林鍾隆而後成為首次應邀參加洲際性的亞洲兒童文學大會的臺灣代表團團長（指參加第二屆而言）。

很少有人能夠像林鍾隆先後擁有兩個文學生命的揮灑舞臺，雖然這兩個舞臺面積很小，卻讓林鍾隆揮灑超過31年漫長的文學歲月。這份堅持，本就是林鍾隆個人色彩與風格的極致。也很少有人像林鍾隆堅持個人的理想，不求外援，量力而為。雖然《臺灣兒童文學》只是一份季刊，卻能夠一方面提供篇幅讓國內同好發表作品，一方面進行紙上的境外兒童文學交流。雖然九〇年代還有《滿天星兒童文學雜誌》以及《兒童文學家》季刊兩份兒童文學雜誌，卻是分別隸屬於臺灣兒童文學學會以及中國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研究會。

如今，隨著林鍾隆的辭世，《臺灣兒童文學》季刊也在第58號之後畫上休止符。讓此具有個人風格和特色的兒童文學刊物成為絕響。斯人雖已遠，此情猶可追。